

映红了南中国的天空！

他点燃的燎原烈火，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创建红七、八军和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他亲自领导发动

右江两岸，红水河之滨。

他的足迹早已踏遍左，

半个世纪以前，

总设计师。

他是我们共和国改革的

旗手。

他是我们时代进步



革命领袖卷

邓小平



黎国璞 蓝启渲 著

- 二十多岁风度翩翩
“少老板”登上广西码头
- 器宇不凡运筹帷幄
邓秘书举足轻重
- 如鱼得水日夜繁忙
工农兵运三管齐下
共耕社农讲所
壮家山歌唱红左右江
-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英勇果敢指挥若定
红七军红八军
革命映红半边天
-
- 充满传奇的奋斗生涯
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2 022 4371 3

革命领袖卷

邓小平

黎国璞 蓝启渲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封面设计：吕敬人

责任编辑：李 萍

邓 小 平

根据黎国璞 蓝启渲《邓小平传奇》缩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4.625印张 2插页 93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8次印刷

印数24,001—73,000册 定价2.10元

ISBN 7-5006-0954-X/G·174

—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阀又象旧军阀一样，狗咬狗，互相争夺地盘了。1929年夏初，蒋、桂两系鸣枪混战，杀得个地暗天昏，桂系军阀在广西惨淡经营的老本，一下子被老蒋吃掉七、八成！桂系名将、年轻的副军长李明瑞趁机反戈，保存自己的力量，率领两个师及其他旅团几万人，从武汉战场取道上海、广东，占据了广西南宁。省会城头换了“大王旗”：李明瑞当了广西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主任兼广西省绥靖司令，他的表兄俞作柏当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是桂系的老巢，旧主余威远播桂岭，盘根错节。俞作柏、李明瑞要在此地称雄，谈何容易！他们象一盏缺油的汽灯，要想汽灯不灭，就必须得到油源。俞作柏旧时当过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他的亲弟俞作豫又是共产党员，因而想借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回广西之前，俞作柏、李明瑞曾与中共领导人暗中接触，请求帮忙。但是，又怕被政敌抓住把柄，落个“通共”的名声。党中央抓住这个难逢的机会，派邓小平（当时名邓斌）秘密进入广西。

这天，一条老掉牙的英国火轮“兴隆号”慢慢靠上了南宁码头。从船上走下一位商人模样的年轻人。只见他二十多

岁，面容刚毅，下颌稍短，脸盘略宽，前额高亮，漆黑的眼珠闪闪发光。他身着灰色长衫，脚登翘头黑皮鞋，手摇名人题字的白纸扇，一副“少老板”派头。在他身后还跟着位贴身“小伙计”。

“先生，擦皮鞋！”他们刚登上临江马路，冷不防被一个擦鞋匠挡住。“少老板”这才意识到，自己穿的省港牛皮鞋沾满了黄尘，是该擦擦了。

“先生高姓？”擦鞋匠呲着一嘴黄牙笑着问。

“姓陈。”“少老板”故意应付。

“哪里做事呀？”

“香港。”

“啊，大地方！我猜先生你派头大，准是从上海转道香港来的，对吧？嘿嘿！”

.....

擦鞋匠上了鞋油，擦鞋布象拉锯一样，在鞋头上来回地擦，动作并不熟练。一双鹰隼般的眼睛，在“少老板”的脸上移动，象要从中寻找什么疑点。“少老板”对答如流，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少老板”看出此人可恶的居心，借口他心不在焉，弄脏了白袜，便唰地把脚抽回，站了起来，板起面孔：“你怎么擦的？嗯！”

“对不起，对不起！”擦鞋匠嘿嘿赔笑。见他们要走，立即转身叫道：“黄包车？快送客！”

“少老板”顺着擦鞋匠喊车的方向看去，只见路边停放着一辆人力车。一个头戴礼帽、身着“点梅纱”黑袄的人，正双手插在口袋里，注视着上码头的旅客。

特务!“小伙计”也警觉起来。他付完擦鞋钱，一把拖住“少老板”急冲冲往前走。

“先生，等一等，人力车！”擦鞋匠领着人力车小跑着追上来。

“少老板”主仆两人装着听不见，连头也不回。

踏踏的脚步声似乎越来越近。

“小伙计”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

小巷转弯处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沿街摆有鸡鸭行、猪仔行、米行。石板铺成的街面，人们象过桥的蚂蚁密密麻麻。“少老板”一把拉着他的“小伙计”，挤入闹市，消失在茫茫的人流之中。……

离开圩场，“小伙计”回头望一眼，后面没有跟踪的人。他用袖口擦擦前额上的汗珠，长长嘘了一口气：“真是一场虚惊！首长……”

“忘啦？”“少老板”将手指举向唇边：“叫老板！”

“小伙计”笑了笑，立即改口：“老板，是不是现在去看汽灯？”

“少老板”摸摸自己头上的礼帽，改变了主意：“慢，上茶楼。雅座！”

“小伙计”眨眨眼皮，愣了！游省港，过州埠，没见他逛过茶楼呀？时候不早了，要是贪杯误了大事。……“小伙计”嘴唇噙动一下，想劝阻，但又忍住了。

“少老板”点了两盅罗汉果茶，一碟“马打滚”。他摇了摇大葵扇，叹道：“这天气真热！”然后脱下来时穿戴的长袍礼帽，叫“小伙计”装进皮箱里，另换一件短袖“点梅纱”；“小伙计”也是

一身短打扮，“少老板”临窗往下看：骑楼下面，卖茅根茶的，卖凉粉的，卖大王汤的，高声招呼打着赤膊、拖着木鞋的行人。西斜的太阳，往石板路面投下一片片耀眼的反光。他灵机一动，招呼“小伙计”：“喂，把我的蛤蟆镜拿来！”

“少老板”走下茶楼，已经判若两人。特别是那副墨镜和那头短发，就连“小伙计”也快认不出他来了。这时，“小伙计”才悟出“少老板”上茶楼的用意。

“走！我们现在就去看汽灯。”“少老板”嘴边现出两道笑纹。

“往这边！”“小伙计”轻车熟路，引领拐出南门外，然后又沿着通向海关的那条马路走。不一会儿，便在路东侧一栋两层砖木房前停下。“少老板”抬头望去：“光昌汽灯店”五个阳文楷书招牌映入眼帘。

“少老板”摘下墨镜，对“小伙计”点了点头。机灵的“小伙计”立即向一位店伙打招呼：“请问，文老板在吗？”

店伙朝里面的曲尺柜台一指：“那位就是。”

正在记帐的文老板，抬头向“小伙计”看了一眼，然后站起来欠欠身板：“先生有何买卖？”

“少老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彬彬有礼地递过去：“小弟是香港德华洋行的经纪人。敝行新到一批外路汽灯，不知贵号要不要添进一些？”

文老板听罢，浓眉略一闪动，马上来到柜台前，急切地问：“哪国的货？”

“老牌德国货。”

“亮度如何？”

“请放心!”“少老板”一字一句地回答:“轻巧明亮,坚实耐用,保退保修,货到收款。”

“啊!”文老板注视着对方的脸,停顿片刻,左手往里一摊:“先生,请到里头商量!”

文老板把客人引上了二楼,“帐房”门开了,一位中年人走出来:他三十多岁,个子蛮高,四方脸上围着一圈络腮胡子,眉毛很浓,目光炯炯有神。文老板指了指络腮汉子,低声介绍说:“这位是雷经天同志,广西特委书记;这位是刚从香港来的……”

“少老板”赶紧向雷经天伸出手:“我叫邓斌,中央派我来广西工作。”

“欢迎欢迎,大家早就盼你来了!”雷经天一面让座,一面倒茶,同时回过头问文老板:“同来的那位……?”

“那位小交通员已经安顿好了。”文老板答道。

“那好。”雷经天点点头,坐下。从抽屉里摸出一包客用的“三枪”牌纸烟,取出一支,在火柴盒上顿了几下,递给客人,又擦亮火柴递过去:“会打牌么?”

邓小平慢悠悠地喷着烟圈,笑咪咪回答:“我还是桥牌迷咧!我随身带了一副,从上海一路打来。”说着,他从皮箱里取出一个布袋,把牌哗啦啦倒在桌面上,接着又从皮箱夹缝里取出一封信,低声讲:

“广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央已经研究过了。俞作柏眼下地位不稳,急需别人拉他一把,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应该通过国民党左派上层人物,取得合法地位,逐步发展地下党的力量,逐步建立我们的地盘!这次中央派我来,就是为

办这件事。”说罢，把信递给雷经天。

雷经天的目光在信笺上移动，两个笑涡在络腮脸上荡开：“太好了！邓代表，你来得太好了！现在广西兵多将广，正得天时地利，就缺一个掌帅印的。那好，我就先把这里的情况汇报一下。”

“雷老板，你真的不让我透一口气啊！”邓小平手里摸弄着桥牌，目光却停留在对方的脸上：“也好，就请说吧！”

经天同志便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自‘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广西新军阀立即对广西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了最疯狂、最野蛮的血腥大屠杀，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工农革命运动，几乎被破坏和摧残殆尽。幸存者被迫转入地下。只有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在右江两岸和赤水河畔，仍然公开地坚持用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反革命武装。我们都为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所坚持的行动受到极大的鼓舞；广西工农群众，也从右江地区还燃烧着的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中，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

“是的。”邓小平同志听了说：“韦拔群不愧是一位劳动人民的英雄，名副其实的革命领袖。”

雷经天继续汇报说：

“由于广西党组织遭到了几次破坏，中共广东省委也几次派人来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前些时候，俞作柏、李明瑞执掌广西军政大权以后，我们才开始做了一些统一战线工作。”

邓小平听到这里，赞扬说：“对，我们就是要把统一战线当作我们党的一个法宝。中央派我来广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做好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和领导广西的全盘工作。”

……亲切而又融洽的汇报、交谈，使他们忘却了疲劳。这时已是午夜了。楼梯口突然传来噤噤噤的上楼声。邓小平象听到报警，“叭”地往桌面甩出一张牌，立即换了一副声调：“老板！这回看你的喽。”

来人是文老板。邓小平又续回了原来的话题：“我想马上见见俞作豫同志！”

“那么急？”雷经天笑问。

“兵贵神速嘛，”邓小平笑答。

“邓代表！住宿接洽好了。”文老板替他拎过行李。

“不，我就住到公安局大院里去！”

邓小平的决定，使主人感到十分意外：“这……”

“作豫是省主席老弟。还保不住我这个朋友嘛！”邓小平向雷经天伸出手。

这样，邓小平就住进了公安局大院。

二

俞作豫与邓小平果真一见如故。第二天，俞作豫放下公务，兴致勃勃地陪同友人游青山，逛南湖。边走边谈，俞作豫便将他多年跟随俞作柏、李明瑞所知道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

次日夜晚，明月高悬，繁星闪烁。邓小平在俞作豫的陪同下，踏着一路月色去拜访俞作柏。

此刻，俞作柏刚听完邕城粤剧花旦“小桃红”的堂会，正坐在客厅里闭目养神。他的模样酷象俞作豫，只见他身体很胖。

他那装束、那神态，透出一种威严。听到副官禀报之后，他微微张开眼皮，向邓小平投来不可捉摸的一瞥。

“阿哥，有位客人要见你。”作豫把邓小平引进客厅。

“啊，是那位？”

“邓先生。”

“你认识我？”俞作柏犀利的目光，投聚在客人的脸上。

邓小平脸上绽开淡淡的笑纹：“真是贵人多健忘。俞主席客居香港的时候，兄弟曾到府上拜访过哩。”

俞作柏身居要职，交游众多，哪还记得这件事？不过，既然是香港来客，也不好拒之门外。他扬声叫道：“沏茶！”然后对邓小平说：

“初到广西吧？”

邓小平点点头。

邓小平揭开盅盖，吹了吹浮面的龙井茶白沫，呷了一口，很随便地问：“听说有共产党人在我们主席府里做事？”

“嗯？”俞作柏警觉地偏过头。

“是东兰韦拔群的族弟……”

“叫什么名字？”

“韦细勇。细心的细，勇敢的勇。”

“啊——”俞作柏象被高明的拳师点中穴位身子往后一靠，一下子变了脸色，双颊的肌肉随着牙床的格格抖动而颤动。他微闭双目，韦细勇的形象，清晰地再现在他的眼前。“叭叭——”，昨日的枪声，又在俞作柏的耳边回荡。当政敌罪恶的子弹向他射来的时候，身边的人象被沸水冲泡的米花糖——散开了！唯有韦细勇把生的希望留给长官，用自己的

血肉之躯挡住了子弹。……

“韦细勇不在了！”俞作柏用颤抖的声音感叹：“我的健在是他用一条命换来的。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人！”

“俞主席！”邓小平环顾左右，又低声相告：“兄弟既投长官麾下，理应肝胆相照，无所隐瞒。兄弟也和韦细勇一样，吃过共产党的饭！”

“啊？”俞作柏大为惊愕！

俞作豫也为之一震，瞪大了眼睛，自己作为省主席的胞弟，尚且严守秘密，邓代表反而一见面就把身份暴露了！

俞作柏把讲话坦率的客人打量了一阵，嗫嚅着说：“邓先生刚才讲的事就讲到我这里为止。作豫，你可不能传出去！”

“晓得！”作豫信誓旦旦。

“请放心。”邓小平也微笑着保证：“俞主席和李司令的苦衷，周恩来先生已向兄弟转达了。兄弟单枪匹马来南宁做事，绝不会让省府为难。”

俞作柏见邓小平器宇不凡，具有一往无前的胆略和豪爽大度的品格，明白了这是共产党应他的要求派来的能人，是位能帮助他安邦治国的将才。莫看他单枪匹马，准抵得上一个师，一个军！他心里一阵高兴，就立即作出安排，说：

“邓代表，委任你当省政府秘书，如何？”

“多谢俞主席。”邓小平紧紧握住俞作柏的手说。

李明瑞的客厅，没有俞作柏那么宽敞、华丽。但是，那一盒盒线装兵书、那一把雕花宝剑以及龙飞凤舞的“还我河山”的条幅，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明瑞不在家，客人只好边饮茶，边等着。

俞作豫压低嗓门，用很小的音量，讲述李明瑞的故事。邓小平双手搭在背后，放慢脚步，不时点头，若有所思。听到最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李司令知道你是地下党员吗？”邓小平偏过脸，问道。

“他好象能猜出来。他曾试探过我，我不承认，他也不再追问。”俞作豫笑着说。

“你阿哥呢？”

“我也没有告诉他。不过，他好象也怀疑了。他说，这里耳目众多，人言可畏。你是省主席的老弟，千万莫要给我惹事啊！”

“这么说来真个‘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啦！”邓小平的神情格外兴奋：“作豫，我已向省主席公开身份了，李司令问你的时候，我想讲了也无妨！”

俞作豫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样会不会违反组织纪律啊？！”

“先公开我们二人。他们要反脸，砍我们两颗脑壳就是！”邓小平象是在说笑，态度却很严肃：“我想了很久，广西的国共合作有基础。俞、李想接近我们，我们也想和他们接近，双方就隔着这么一层纱纸，我们主动捅穿好了！”

邓小平的声音很低，却把作豫的耳膜震得嗡嗡作响。

“作豫，你信不信？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李明瑞将军不久很可能成为我们的人！”

俞作豫又听到一个惊人的判断！他看着党代表，半张着的嘴巴好久合不上来。……

三

这天，作豫象洗了一个热水澡，又喝了两杯烧酒，双颊通红。见邓秘书来访，急忙把卫兵支开。

俞作豫乐不可支：“告诉你一桩喜讯！”

“什么事？”

“你要我找作柏保释，他点头了！”

“好！先放哪一个？”

“罗少彦、何建南、吴西等同志！”

霎时，邓小平也被俞作豫欢快的情绪所感染：“作豫同志！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党组织不会忘记你这一功。”

俞作豫高兴得太早了。就在这时，省主席的书房，也有两个人。“小桃红”唱堂会之后，也留了下来。她侧着婀娜的身姿，靠在省主席座椅的扶手上，用纤手摇动俞作柏的肩膀，一句“俞主席呀——”道白之后，又来了一段“滚花”：“你放虎归山山不宁，自寻苦吃必悔恨——”

俞作柏牵着“小桃红”白生生的手一震：“什么意思？”

“小桃红”轻摇肩膀撒着娇：“奴不敢说……”

“给我道来！”

“俞主席！”“小桃红”樱桃似的红唇，几乎碰到俞作柏的耳朵：“模范监狱里关的多是恶贯满盈的共党，可不能胡乱放人哇！”

俞作柏心里一惊：她怎么知道？

“还有，你们的邓秘书很象共产党，俞主席得提防

呀。……”

“啊?!”俞作柏盯着“小桃红”楚楚动人的眼睛：“谁告诉你的?”

“潘参议员。……”妇道人家自知说漏了嘴，立即岔开：“人家常说无风不起浪！俞主席，奴家是为你好。”

这潘参议员人称潘巴头，是南京和桂系插进来的一颗钉子。他虽然被省府“升调”为“省参议”，可是对侦探的老行当，其热心不减当年。此人心狠手毒，象一头猎犬，一心要寻找南宁共产党的行踪，若是让他抓住把柄……想到这，俞作柏不由地打了个寒颤。他可真有些动摇了。

地下党将获悉的这些情况告诉了邓小平。他思虑一番，便来求见俞作柏。

“有事吗?”俞作柏用鼻音问道。

“找你打牌!”趁侍从外出泡茶之机，邓小平低声说：“请主席屏退左右。”

“说吧!”俞作柏点点头。

“俞主席，今日外敌正虎视眈眈，逼近省界；省内亦有人遥相呼应，密谋起事。我们广西缺的不是钱财枪炮，而是人才呀!”邓小平指缝夹着纸烟，忘了点火，一口气说下去：“俞主席求贤若渴，令人感动。其实广西能人不少，模范监狱里就有……”

“哼!人家都说是恶贯满盈的……犯人!”俞作柏在邓小平面前，把几个最敏感的字改了。

“俞主席!”邓小平脸上含笑，却据理力争：“查罗少彦、陈

漫远、吴西等人都是学生娃娃，不过是一帮热血男儿，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反对李、白、黄北上打内战而已！竟被黄绍竑抓了起来，捏造什么‘闹共产’的莫须有罪名，长期关押，有的已被杀掉，真是千古奇冤！如今广西已是你同李司令执政，人心思和，正是用人之际啊！”

“据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岂能瞒着我……”俞作柏无意说漏了嘴。

“俞主席！学生娃娃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加入那个党派，并不难查！怎能一口咬定呢？”邓小平说：“退一万步，就是象我，真正共产党的人，不是照样为政府效力吗？”

“邓秘书！”俞作柏突然想起另一件事，嗫嚅着问：“当初我们说好了的。你怎能将自己的身份传出去？”

“你听谁说？”

“这……”俞作柏欲言又止。

“他们怎么会知道？”

俞作柏答不上来了。

“这里头大有文章！”邓秘书吁了一口气。

冷场片刻，邓小平又打破了沉默：“俞主席，有件事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吧！”俞作柏的口气暖和多了。

“我是中共中央代表的事，关系到俞主席的声誉，我怎么会轻易外传。人家纯属怀疑。听说有位省参议员与桂系关系密切，广州为他设有银行户头，在南宁有一伙私家侦探。兄弟一上岸，就被跟踪至作豫先生府第；我省有位著名的花旦……”邓小平看了俞作柏一眼，刹住话头。

“啊?!”俞作柏微闭眼睛，拍拍前额。

不几天，俞作柏苦瓜似的面孔，又荡开笑容。因为北伐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少将，应聘来到广西，投靠俞作柏门下。

“又是一个邓秘书!”俞作豫不失时机地夸赞：“当年刘备说‘伏龙’(孔明)‘凤雏’(庞统)，得一可安天下，而今你可两全其美了!”

“张云逸更胜一筹。”俞作柏笑得见牙不见眼：“他无党无派，行伍出身，能帮我们指挥军队!”

“对对!”俞作豫顺着省主席的言路附和道：“邓氏长于谋略，张氏长于带兵!”

“哈哈……”俞作柏听了感到浑身轻飘飘，开心地笑了。

.....

四

当长罩的煤油灯亮出光焰的时候，李明瑞司令亲临邓小平的住处。他们坐在桌边，又打起桥牌。

李明瑞吁出一口芳香的酒气。酒力伸张，他英俊的面孔泛着微红。剑眉一扬，牵动着笑纹向嘴角两边荡开。邓小平体察入微：这么多天来，李明瑞从来没有这样异常的亢奋。他微笑着问道：“李司令有何喜事临门啊?”

李明瑞的话闸被启开了。将今天到西乡塘兵营巡视各节，象流水一般地涌出来。邓小平点燃一支烟，不时笑眯眯地